



青莲文学

主办: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: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:qinglianwenxue@163.com

春天的浪漫和野性,油菜花将其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从大地上到朋友圈,春天的油菜花金灿灿的,隔着屏幕似乎有花香沁出,仿佛置身油菜花海。都说春暖花开,油菜花超前——春尚未暖,油菜花开了。

油菜花的春天,是从冬天开始的。年味还没淡去,油菜花香穿透年味,破空而来,在起伏连绵的田间地头随风摇曳,像活泼的小姑娘跳着舞。你心里认定还是冬天,天地万物早已生机萌发,蜡梅茶梅开了,桃花李花开了,还有,油菜花也开了。田间地头水边,全是油菜花的地盘,成了油菜花的王朝,开得肆意张扬,像个孩子在春天里疯跑。

记忆里,从小就与油菜花相伴,看着油菜花开了,看着油菜花谢;油菜花呢?看着我们长,看着我们老……我们老了,油菜花不老,一枯一荣,生生不息。油菜花扎根在乡村,一辈子与泥土不离不弃:生于泥土,长于泥土,最终回归泥土,在泥土里涅槃,一年一度,周而复始。也许是感恩,油菜花在泥土气息里不动声色地注入独有的油菜花香,在最不起眼的泥土上涂抹上流动的金黄,引来蜜蜂为朴实的泥土歌唱,也引来游人在泥土

油菜花的春天

贺有德

上流连,生性沉默的泥土也因此而迎来高光时刻,热闹中浸染着荣耀……

在乡下,出门遇见油菜花,当时只是寻常。每年油菜花开的季节,山脚下、小路两边、池塘四周、田间地头,哪里不是油菜花一统江湖?宋代诗人杨万里的油菜花诗“篱落疏疏一径深,树头新绿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仿佛是为我们量身定做:竹篱围起的小巷深幽,树上的春花已谢,青叶嫩小还没有成树阴。我们追赶着蝴蝶,蝴蝶却飞入油菜花丛,无处找寻了——菜花黄,蝴蝶黄,眼前只见金黄,分不清谁是菜花谁是蝴蝶。我们还喜欢到油菜地里去捉土蜂,个头有拇指那么大,一身黄茸茸的毛,不刺人,很讨人喜。捉住它或放置在小玻璃瓶里,听其四处碰壁时“嗡嗡”的叫声;或用一根细线捆住它的身体,在油菜地里牵住线放飞追逐。因为油菜花,也因为蝴蝶,我们的童年被染成金色。蓦然回首,那些菜花记忆,在时光深处发着金光。

进城后,油菜花见得少了。每年油菜花开,先开在了朋友圈,圈里圈外一片金黄。我们就从朋友圈里捕捉油菜花香,去看油菜花。几乎每年,我们会去一个地方看油菜花。有旅游达人说起国内最美的六大油菜花海——云南罗平喀斯特锥状峰林那二十万亩油菜花、江西婺源层层

梯田铺开的油菜花、贵州兴义万峰林下金色盆地的万亩油菜花、陕西汉中大型平原百万亩油菜花、江苏兴化独一无二的水上千岛油菜花、青海门源全国最晚开放的三十万亩油菜花海。一样的油菜花,不一样的地方,不一样的精彩。

春天不能没有油菜花。油菜花开,满地金黄,把春天渲染成大写意的油画铺在了蓝天白云下,青山绿水间。苏门学士秦少游,曾有《行香子》如此写春光:“树绕村庄,水满陂塘。倚东风,豪兴徜徉。小园几许,收尽春光。有桃花红,李花白,菜花黄。”桃花、梨花、油菜花交相辉映,春光无限。唐人齐己的《题梁贤巽公房》如此写油菜花:“吹苑野风桃叶碧,压畦春露菜花黄。”原野风吹红了花苑里的碧桃,晨露压弯了满畦油菜花,春光明媚,春意盎然,撩人的田园春光……

春天里,城里偶遇,乡下常见,田间地头,池塘边、小河边、马路边,都少不了油菜花,少了油菜花,就单调了,空虚了,苍白了。

梅花、桃花、李花,不如油菜花豪放大气——万亩油菜花海,漫山遍野盛开,除了油菜花还有谁?年年岁岁花相似——岂止相似,年年岁岁,油菜花永远是油菜花。

油菜花的生命,选择在春天萌发、绽放、繁华。油菜花的春天,饱满的生命,一路繁华,一路灿烂。



散文



小说

人间有味是父亲

李云飞

退休后,父亲回到老家乡村,过起了田园生活。

父亲说“瘦”同“寿”,有钱难买老来瘦。但在戊戌年腊月二十七,父亲止步于七十二岁。

父亲很瘦,一生没超过一百斤,身体也不太好,喜欢抽烟喝酒,大家都劝他不要喝了,但父亲照常一天三顿酒,晚上看电视,也坐那儿吃几粒花生,抿两口,只要有酒,他甚至可以半个月不食一粒米。父亲说,酒也是粮食造的,喝酒就是吃饭。

不让抽烟,父亲兜里总能变魔术般地拿出一根烟,气得人直跺脚。劝多了,父亲笑着说,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,偷着抽烟偷着喝酒身体怪健康。没办法,父亲就这样一生偷着抽烟、喝酒。

父亲谨小慎微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兴水利时,父亲到离家三四十公里外的地方修建莺河二库。春节回家,父亲骑着当时少有的自行车,带着年货匆匆赶路。山高路陡,下坡时突然前方出现一个挑红薯的老头,父亲大喊别动别动,还是将老头撞倒了。老头爬起来没多大事,但生气呀,你叫我莫动原来是想瞄准呀。结果,年货易主,还贴了几十块钱医药费。

父亲有个绝技,至今让我很费解,他根本不懂曲谱,只要他会唱的歌,就会用二胡拉。《十五的月亮》《望星空》这样的经典歌曲,电视上刚播放,父亲已经能在夜晚的树下,用一把破二胡拉出原声调。母亲年轻时是个大美女,家境又好,就是被父亲一把破二胡拉到手的,弄得外公两三年都没认这个女婿。

父亲写得一手漂亮字,三十多岁时竟时来运

转,被县电影公司看中,专门到大街上用毛笔写电影牌子,通知今日放什么电影。一手毛笔字干净利落,为电影院挣了不少钱。

每年过年,村里人都喜欢找父亲写对联。父亲写的每副对联,都是根据各家各户情况现编现写的,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原创作品。老表在外跑车,结婚时,父亲用车名给他编了副对联:“奔驰宝马桑塔纳 红旗长安伏尔加”,横批“财源滚滚”。后来灵了,老表靠车起家,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刘百万”。

有了两个重孙女,父亲很高兴,在第二个重孙女周岁时,父亲写了副对联:“大重孙小重孙接二连三 太爷喜太太喜皆大欢喜”,横批“四代同堂”。我看出来了,父亲希望有第三个重孙。

父亲很疼我们姊妹三个,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随父读初中,父亲一周给我两块钱零花钱,周一准时将两块钱放到桌上。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,一个包子也才几分钱,让我惊喜地度过了初中生涯,结交了几个“包子兄弟”,至今还在密切往来。

父亲回家总会带些零食,比如几个苹果、梨什么的。一次,父亲一下子带回了十多斤油条。父亲笑着说,孩子们,今儿发工资了,放开了吃。隔了一年多,母亲上街,一乡邻告诉母亲,去年,你家那位喝多了,骑自行车把人家油条摊子掀了,只好全部买回去了。母亲气得回去要打人。这次车祸比上次好,虽然属于“醉驾”,但满足了我们的口福。

最后,我想告慰父亲,等我有钱了,也想拍一部《你好,李运富》,让放了一辈子电影的父亲,也当上一回主角!



诗歌

春天里

汪东福

此刻,我们正坐在春天里
微风轻抚面颊
玉兰花,拨亮心中那盏灯
黑暗,已经走远

香樟依旧那么茂盛
柳树自上而下,羽翼渐丰
油菜花的金黄填补了田野的空白
河面上漂动爱情的竹筏
暖阳下,我们围炉煮茶
在生活的河流里打捞时间和欢娱

我们,是一粒粒种子
蛰伏在寒冬中
看不到阳光
感谢泥土的温暖
让我们可以积蓄养分,安心扎根
几阵春雨,数声惊雷
帮助我们破土而出
撑起一片天地

生活给了我们波涛汹涌
我们依旧平静地享受无限春光
逆流而上